

『去有风的地方』慢慢治愈

# 一场迎着风的向心之旅

文本刊特约撰稿 丁乔

三月，云南大理，“有风小院”门口，慕名前来打卡的游客在石板路上排起了长队。前不久，电视剧《去有风的地方》(以下简称《有风》)热播，跟着电视剧沉浸式体验了乡村“慢生活”的观众，把电视剧取景地——云南大理、剑川等地当作旅行的目的地，苍山洱海成为他们向往的“诗与远方”。



刘亦菲在《去有风的地方》中的扮相。



《去有风的地方》海报。

## 一首悠然的田园牧歌

《有风》在2023年初的大热是完全有道理的。这部“慢慢来”的剧作治愈了许多人。金色阳光下的大理，《有风》的小院，人们勤劳、淳朴地生活着、奋斗着，从平淡的日子中悟出质朴的道理，收获纯真的感情。它像一首悠然的田园牧歌，在经历过生活湍急的乱流之后，时间突然拐向了一段平缓的河床。微风徐徐而来，阳光温暖，河水轻柔。透出屏幕的那一份恬静与安然，好像能抚慰灵魂。

剧作的故事双线行进，并不复杂，甚至是刻意地规避了一些尖锐的矛盾冲突，把生活中那些生硬的困扰包裹在田园生活温柔的怀抱当中。“大理”是个符号，纯净又松弛。从城市的喧嚣和快节奏中逃离出来的人们，来这里寻找一处诗意的栖居。逃离是自愈的方式。但《有风》的感人之处却在于，在自愈之后，它继续讲述了人们相互治愈的故事。

《有风》的故事线虽然是一群年轻人创业的故事，但全剧看起来，创业只是起到了推进情节的作用。它真正要表达的，是人们在鸡零狗碎的生活中如何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，又如何被同行者激励的过程。无论是带着疲惫和迷茫的许红豆，还是用打坐逃避失败的马丘山，又或者是回归故乡的谢之遥，他们都是带着伤痕出现，并试图通过对曾经的生活做出一些改变的方式来“疗伤”的人。他们共同经历的事情与其说是创业，倒不如说是不同灵魂与世界观之间的相互碰撞。每个人都曾经迷路，但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光芒。幸运的是，一



《风吹半夏》海报。



《去有风的地方》中的大理乡村温情恬静。



《我在他乡挺好的》海报。



《欢乐颂》海报。

的压迫感之外，《有风》给出了一种镜像化的视角：以乡村的“慢”来疗愈城市的嘈杂，以牧歌的恬静来反观都市的压力。

而假如我们以乡村的视角来观照城市，则不难发现，相比同样在今年大热的《风吹半夏》，虽然同样挂靠着“创业”之名，《有风》似乎并不关注乡村“城市化”这样现代性的命题，而是反其道而行之，讲述了都市向乡村的回归，一种对田园牧歌的向往。这里有敦厚睿智的长者，也有勤劳淳朴的中年人，更有单纯洁净的少年。“有风小院”更像是那座想象当中的桃花源，是个像“从前”一样慢的地方。而这慢慢来的“从前”，何尝不是一次“返乡”。

## 一种重新出发的力量

《有风》里有一句非常动人的台词：“风的本质，就是空气的流动。冷空气向热空气流动，就形成了风，世间万物呢，就有了生机……鸟都要去南方过冬。人在感到疲惫寒冷的时候，也需要向温暖的地方流动。寻找快乐的力量，幸福的力量，美好的力量，或者说，重新出发的力量。”

如前所述，“有风小院”里聚集的，都是一些旅人，一些心灵一直“在路上”的人。他们上路的方式疗伤和找寻力量，并最终重新出发。这里的大理是美丽的，且是扔掉滤镜之后最真实的美。乌托邦的意义不在于使人沉溺，而在于让人获得真实的精神滋养，之后重新回到生活的一地鸡毛当中。所以，《有风》构建的，是一个能够落地的精神乌托邦。不煽情，不拔高，更不消费情怀。这在现今的影视剧中，是甚为难得的品质。

让我们不妨来回味一下上一部以大理为终点的电影《心花路放》。彼时的大理是个纯净的梦，而《有风》的大理则是一趟散发着泥土清香的旅程，一场“向心”出发的运动。呼兰说：走起来才知道方向，很多朋友在路上疗伤。幸运的是，还有这样一部剧作，能带给我们重新出发的力量。■

路走来，他们的光芒照亮了彼此的迷失。

从“我究竟想过怎样的生活”，转变为“原来我们还可以这样生活”——其实这才是剧作真正的主题。这是一次面对生活的向心之旅。无法自愈的迷茫，就让我们相互治愈吧。

## 一次纯净的精神“返乡”

将《有风》归类为都市题材，听上去似乎有些风马牛不相及，但倘若我们考察人物的来路与归途，则不难发现，“有风小院”与北上广，多少有些一体同源的关系。在剧作中，“都市”作为背景板一样存在着，而“乡村”虽在聚光灯下，却更像是一场旅行当中短暂的栖息之地。人们拖着都市带给他们的伤痕，寻找一处可以落脚，却不会扎根的处所。就像马丘山那样，他们在这里抖落满身尘土，终究要重新出发，回到城市的战场上厮杀。从这个层面上讲，“有风小院”，只是一个“从前慢”的精神乌托邦。

事实上，《有风》总会让我想起2021年大热的《我在他乡挺好的》，甚至是2016年的《欢乐颂》。同样是讲述年轻人的迷茫与奋斗，同样是相互激励之后的重新出发，《有风》却给出了另一种阐释的可能。在光鲜、时尚的精英主义和齿轮一般飞快转动